

黃士陵

唐存才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K825.72/HSL

黃士陵



唐存才 著



上海書店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士陵 / 唐存才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80678-733-5

I. 黄… II. 唐… III. 黄士陵 (1849~1908) —人物研究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7297 号

黄士陵



唐存才 著

责任编辑 冯 磊

装帧设计 木石制作

技术编辑 吴 放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邮 编 200001

网 址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24

印 张 11

印 数 3000 册

出版日期 2007 年 6 月 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8-733-5/K · 129

定 价 48.00 元



唐存才

号子穆

生于一九六二年

师承童衍方先生

任教于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现为：

西泠印社社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员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大学书法教育协会秘书长



编著有：

《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吴昌硕》

《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来楚生》

《茶与茶艺鉴赏》等

执竖椽直追秦汉而上，金石同寿，公已立德，我未立言；
以布衣佐于卿相之间，富贵不移，出为名臣，处为名士。

——端方

作篆极渊懿朴茂之胜。治印自秦汉玺印而外益取材钟鼎泉币、秦权汉镜、碑碣陶瓦，故于皖浙两宗以次衰歇之后自树一帜，并世学者尊为黟山一派云。

——乔大壮

南天金石，拟绛云之在霄；东壁图书，齐黄山而共寿。

——黄宾虹

悲庵之学在贞石，黟山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

——李尹桑

有清百艺俱昌，印人则浙西为盛，作者蔚起，其挺于皖中者，巴莲舫、邓顽伯为杰出，皆冥心敦古，自辟蹊径者也。而发扬光大之者，则有黟山黄牧甫先生。

——王易

府君治印垂五十年学问，年齿相与展进，故能不囿，所学独树一帜，如先叔所谓神明与之俱化矣。

——黄少牧

黟县黄牧甫士陵治印得力于秦诏汉镜，颇多疏文密字，清挺独绝，譬之倪迂人景，令人意远，皖派之异军也。

——潘天寿

学赵之谦的人极多，著名的也不在少数，其中以黄士陵最为大家。黄士陵更晚于赵之谦，所见金石遗文更多，资料更富，他在篆刻中运用金文之妙，比赵之谦更有所发展。

——沙孟海



序言

在晚清印坛上，黄士陵锒锐纵横，光洁挺劲的印风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所作贵能平中存奇、拙中寓巧，意态高纵、气象万千。其面目一新的传统经典印风至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借鉴者，唐存才就是其中一位年青俊杰。在潜心创作的同时，存才君对黄牧甫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成《黄士陵》一书，日前持稿嘱余写序，展读再三，赞其撰写内容深广、新资料披露丰富、艺术分析独到，兹分而述之。

为写《黄士陵》一书，存才君对牧甫的家乡及广州广雅书院均作了实地考察，并摄有照片。对黄牧甫的书画篆刻、论艺、交友及牧甫传人、服膺者的序跋题记均作系统的梳理，广取博采，撷英取华，摘牧甫论印近一百三十则、论书画十则、杂论三十五则，益之大量牧甫印蜕和书画图版，使此书图文并茂，相辅而行。沪上虽不乏黄牧甫研究者，但全面涉及牧甫的各艺术领域，对其创作理念、方法有独到的剖析，又收入颇具研究价值的新资料而辑成一书者，仅存才一人，据此，允推存才君为沪上首位全方位牧甫研究者也。

前人谓“天下事爱之挚者，所爱者必可致，求之诚者，所求者必有成。”由于存才君对黄牧甫印的真知、真爱，故有缘购得牧甫早年原拓印谱一册。此谱为他三十六岁印作，前人所辑的牧甫年表，他这年的艺术活动由于资料匮乏而付阙，这六十八枚首次发表的印蜕，填补了空白。这一年牧甫的篆刻上下求索，取法广泛，因此面目之多，令人目不暇给，计取法秦汉印及巴慰祖、邓石如、陈曼生、吴让之、赵之谦等，虽曰宗法诸家，但已渐显其强烈的艺术个性，伸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唯刀笔之犀利、巧拙之互用，尚未纯熟。然这批印蜕又多角度地展现了牧甫在求变求新中的种种探索轨迹。这批印蜕的全部刊出，无疑加重了《黄士陵》一书的艺术含量。此书还刊出黄牧甫唯一的绢本行书长卷，此五百余

字的行书卷，是他三十岁时居江西南昌，因夏季暑热，蚊虫扰睡而书与伯珩的，文录李笠翁一家言二则。此外还刊出存才君历年来收藏的牧甫书画作品多件，亦为首次面世，《黄士陵》一书新资料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在《黄士陵》一书中，存才君对牧甫印艺分析详尽而独到，以牧甫摹仿名家、面目形成、风格成熟这三个阶段来分析其印风形成过程，资料翔实，具真知灼见，而非浮光掠影，泛泛空谈。对牧甫篆刻的章法、刀法、文字取法、边款的研究，既刊出前贤名家之评论，也颇多独到见解。对于前人的资料，存才君既笃志虚心，又常字斟句酌，敢于质疑。如在前人的研究资料和年谱中，均认定黄牧甫于光绪八年（1882），首次来广东，而存才君从叶玉宽所藏的《黄牧甫印集》中发现，朱文印“安雅”边款中有“光绪辛巳长至，牧父作于珠江”之句，由此认定牧甫首次来广东的时间应为光绪七年（1881），学贵认真、学贵质疑，于不疑处有疑，则方有进矣！

唐存才服膺黄士陵印艺，曾曰：“黟山黄牧甫先生印，平整光洁、犀利劲挺，余以其印风为宗，故取步黟为之堂号。”存才君法牧甫，矢精专一，笃志不分，不激不励，一步一个脚印，他深知只有功力深厚，规矩纯熟，方能学而有得，他也知学为手段，须广见博闻，转益多师，故溯问寻源，凡汉砖瓦当、金石碑版、造像陶文，均兼收并蓄，尤其对陶文情有独钟，收蓄甚多。与此同时，他对晚清诸篆刻名家也颇下功夫，尤其是胡钁，对其取法诏版、汉玉印精华所作的丰神跌宕、神隽味永的白文印，体验尤深。在篆刻艺术上，存才君有深厚的传统根底，在学术上他又能穷搜博究，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据此，他一定能借古开今，入而能出，自创一格的。

是为序。

童衍方 丁亥初夏于天凤砚斋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黄士陵生平概况	1
第二章 黄士陵篆刻艺术	17
一、印风形成	18
二、印风分类	23
三、篆刻章法	28
四、篆刻用刀	29
五、文字取法	30
六、边款艺术	35
七、印例解读	36
第三章 黄士陵书法艺术	39
第四章 黄士陵绘画艺术	57
一、工笔花卉	58
二、器物博古	61
三、器物全形拓	61
第五章 黄士陵交友录	63
第六章 黟山派人物传	85

第七章 黄士陵论艺精萃	93
一、论篆刻	94
二、论书画	114
三、杂论	117
第八章 黄士陵年表	127
第九章 黄士陵自用印	199
第十章 黄士陵早年印谱	203
第十一章 黄士陵作品选	217
第十二章 黄士陵名款选集	235
附录 近代名家说牧甫	239
一、乔大壮《黄士陵传》	240
二、黄少牧《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跋	240
三、黄宾虹《黟山人黄牧甫印谱》叙	241
四、徐文镜《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叙	241
五、李尹桑《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跋	241
六、黄节《题牧甫先生印集》诗	242
七、王易《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题识	242
八、易忠篆《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题记	242
九、钱君匋《丛翠堂藏印》序（节选）	243
十、傅抱石《关于印人黄牧父》	244

第一章

黄士陵生平概况



图1-1 黄士陵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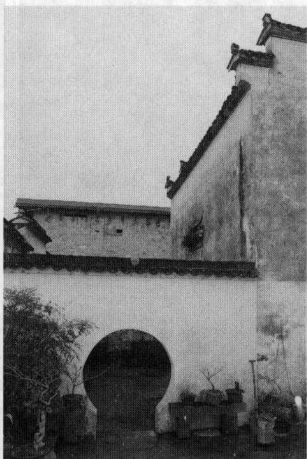


图1-2 黄士陵故居

在晚清印坛中，黟山黄士陵全面继承皖浙二派印学精髓，广收博约，并受赵之谦印学启迪，以敏锐的眼光取法借鉴大量出土的古器物文字，将印外求印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其创作成就，对后世影响，都成为晚清印坛的执牛耳者、一代宗师。同时，黄士陵在书法艺术方面也独具慧眼，熔秦铸汉而涉三代吉金，书风意蕴醇厚，独树一帜。绘画艺术工笔绚丽，整饬精致，参以西洋照相术光影变化而绘博古器物，新意萌生于古法之中，流派遂立。

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以字行，又字牧父、穆父，号倦叟、倦游窠主、黟山人、黟山病叟，早年斋号为蜗篆居，中年时作延清芬室，晚年又曰旧德邻屋、古槐邻屋，通六书，兼精绘事，安徽黟县人(图1-1)。

道光二十九年，黄牧甫出生于皖南黟县黄村(图1-2)。民国乔大壮著《黄士陵传》中载曰：“黄士陵父仲和，道德文章为一乡望，有《竹瑞堂集》，尤精许氏学，先生幼受庭训，旁及篆刻。清咸丰、同治间，洪、杨扰徽州，庐舍荡然，家道中落，父卒，母谢夫人殉焉。先生形毁骨立，蔬食三年，孝行



闻于乡。”黄牧甫于光绪丙申年四十六岁时，作白文自用印“末伎游食之民”的边款（图1—3）中自述曰：“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溺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藉兹末伎以糊其口。”另由牧甫胞弟志甫题牧甫早年所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印谱》云：“兄八九岁时，诗礼之暇旁及篆刻，自鸟迹虫篆以及商盘周鼎、秦碑汉碣无不广为临摹，至今积二十年酷暑严寒未尝暂废……”据此，牧甫幼年时受父亲仲和启蒙识字并始好篆刻。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与清兵长期兵戎相峙，徽州到处呈现断垣残壁，民生十分艰难，牧甫的家园亦遭受倾毁，从此失学。不久，父亲去世了，牧甫嫡出之兄，即提出分家，并要独占一半，牧甫为二娘所出，其生母谢夫人与牧甫及弟妹共得一半，为此，母亲谢夫人深受打击，自缢而殉。因母亲属于非正常死亡，按族规不能入家族祠堂，少年牧甫哭争以得母亲暂厝于家祠，牧甫哀毁逾恒，卧母棺之侧守灵达半年，并为母亲尽孝食蔬三年，他的孝道闻名于家乡（注：见《黟县地方志》）。双亲去世后，牧甫作为长子，家庭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他的身上。迫于生计，他在十八九岁时与胞弟厚甫背井离乡，去江西南昌谋生。傅抱石云：牧父在百花洲一家名为“波月轩”的照相馆中谋生，职务是招呼一切来照相的客人，譬如收定钱、写号单等等。但牧父先生对此是很不尽职的，天天有很多人进店，却不是来照相的，只是来找牧父先生谈天，什么金石书画，他们一谈就是半日。老板不高兴了，不但招徕不了顾客，反而弄得损失茶水，于是牧父先生就离开了那家照相馆，并鬻书刻印，所谓“旋复失业，湖海飘零，藉兹末伎以糊其口”。王易《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题识中也记载：“同、光间侨居章门（章门即南昌）鬻书治印。”又据傅抱石云，牧甫胞弟厚甫时在南昌董家塘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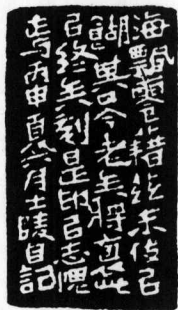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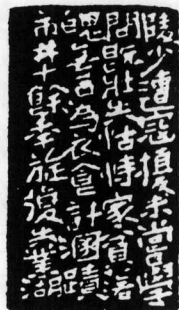


图1—3



巷内开设一家名为“澄秋轩”的画像馆，这画像馆画的像在南昌很有名。牧父曾在“澄秋馆”住过，有一年除夕前一日，牧甫见一部汉碑（约夏承碑），不顾厚甫夫人劝阻，当下脱去身上皮袍去当，以购此拓本。大约三十岁前的这一时期，牧甫的刻印由早年学习浙派开始转向了邓石如、吴让之为代表的皖派，并刻成了一部融众家风格面目，但尚未见成熟的印谱——《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图1—4），牧甫的胞弟志甫欣然题曰：“天下无难为之事，亦了无易就之功，即一艺之微，必经数十年之辛



图1—4 心经印谱

